



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
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
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
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
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
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悠
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
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
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已則不

陽明文選卷四
三百八
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
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
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
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
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
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
之語予者記之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
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
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
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
君子而容有小
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
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
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
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
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瞽其日惟霽其响其

陽明文選卷四
三百八
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
瞻瞻其光矣其光熙熙與你偕作與你偕宜倏其霧
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
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
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
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
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
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
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其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

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緝之縱其學未卽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繼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

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
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
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
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
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
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
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
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
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
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

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
無書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旣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
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
人者於是專心爲已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
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
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
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
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

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閻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

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予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

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

見之道也已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氣夜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

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
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
故特著其說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
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
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
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
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
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

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
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
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
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
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
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
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
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
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
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

陽明文選卷四
四百九
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
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
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
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
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
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
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
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
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
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

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
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
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
博約之訓旣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
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
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
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
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

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

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

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矢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卽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

局促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陡藪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者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夫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卽起勿使昏暍旣晚卽暍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克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駸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

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

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
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
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
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
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
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
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
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
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
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

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
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
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
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
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
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
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
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
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
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

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
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
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
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
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
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
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
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
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

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
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
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
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
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
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

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於東齊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

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
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
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
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
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辰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
非否荅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
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

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
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
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

禽獸

茂時扣

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

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
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見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
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
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
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

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
 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
 自在了許多茂時扣首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
 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稽首
 再拜而已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郎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
 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
 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
 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

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
 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
 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 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
 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
 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
 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
 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載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
 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
 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劒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

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搃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生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歎

服以爲自君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靳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

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旣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

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
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
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
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
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
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乎之爲
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
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
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
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

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
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
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
責人若是之峻且彼盖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
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
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之困
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
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
矣夫子之默然而不樂也盖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
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

睹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領之而弗荅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陽明先生文選卷之四終



